

陈舜俞：人生莫作等闲别

——上海两千年人物考(十四·下)

隆人物记

本报记者 郭泉真

今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古镇景区的施王庙内，有一口八角形青石井，“为海慧寺(宋代)寺内众僧饮用井”，据说是海慧寺跨越千年的唯一遗迹了。

海慧寺，似应即1064年陈舜俞为之写下“非作非止，孰驯孰载”的《海惠院经藏记》一文所记对象“海惠院”。

陈舜俞当时可能见过的一个小孩吕益柔，后来在石碑上刻了船子和尚的名篇“拨棹歌”——详见“上海两千年人物考”第三篇《船子和尚》：北宋前贤吕益柔，感动于父亲遗编中的船子和尚拨棹歌“篇篇可观”，特地一首首抄录出来，赠送给“海惠乡老”，刻石供“禅客玩味”。

就是这份感动与这个举动，让陈尚君眼中“上海文学史不能不提到的重要诗僧”、与张志和同为中华文化从诗到词重要人物的船子和尚，所写39首拨棹歌得以幸存、传世，并在一千多年后被施蛰存偶然“惊喜”发现。上海千年，文脉如水。

打动吕益柔的，也曾打动陈舜俞，他写下这样一首诗：“钓竿无竹不空船，事去朱泾不记年。一句弗由他物得，此心知与么人传。”

朱泾，今上海市金山区朱泾镇，船子和尚垂钓渡人地。钓竿无竹，他的钓竿是直钩。不空船，他的拨棹歌有一句很出名：“满船空载月明归”。他传道给弟子夹山时，不让对方说话，只求心的开悟(弗由他物得、此心知)。

陈舜俞诗中的“弗由”“么人”，亦似陈尚君指出船子拨棹歌的古沪语痕迹，例如“长道无人画得伊”“甚么波涛扬得伊”中的“伊”。

直到随后去南阳为官，陈舜俞似还一再怀念上海，写下“泽国生涯有钓竿”“梦随水宿渔船”。

7. 苏洵

面对南阳大好春光，年已四十不惑的陈舜俞连连感叹：“四十无闻得自安……东风吹泪落阑干”“屈指光阴已半生”“齿发今年老去年”。

他曾为40岁贫家女写诗，却句句像说自己：“贫女四十无人问，不傅(敷)铅华水梳鬟。非关颜色不如人，不肯出门羞失身……”

然而人生从不因悲叹收手，刺激与打击又接踵而来。

他41岁时，苏洵逝世，苏轼为父亲请得“光禄寺丞”以葬——这正是陈舜俞当年向族人立志却始终求而不得的葬父方式。

同年，宋英宗命大臣荐举20人，无陈舜俞。

他42岁时，苏洵归葬，133人致祭文，堪称“哀荣”。

他43岁时：二月，新帝宋神宗命大臣荐举20人，无陈舜俞；三月，刚刚任职邓州、为陈舜俞上级的钱公辅，被成功保举入朝；四月，王安石破例“越次入对”，被宋神宗重视；五月，大臣郑獬保举陈求古换官成功，但也保举的陈舜俞却无果；六月，同在邓州的官员唐斌获朝廷褒奖，陈舜俞唯有祝贺；七月，王安石的弟弟以布衣之身被赐进士及第……

一切扑面而来，拳拳带风，“热辣滚烫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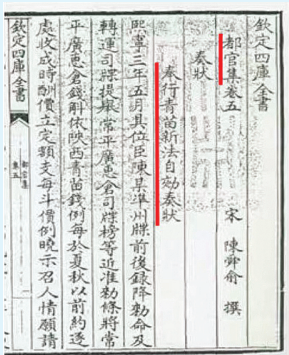
就在此时，京师罕见地三次地震。陈舜俞再次出手了：上书言天变，建议停郊祀。

然而《宋史》载：十一月，祀天地。没听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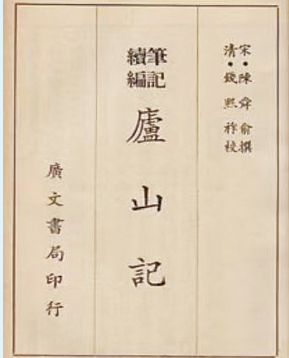
一般都说陈舜俞45岁在山阴为知县，不过记者查阅，北宋熙宁二年他44岁时的“潘君及其夫人”墓志铭碑文显示：撰写者陈舜俞的头衔有“朝奉郎、守国子博士、新差知越州山阴县事”。

新差，研究者周佳谈到：宋代官员凡新授职务可称“新授某官”，往往半年，类似“试用期”。

熙宁二年距陈舜俞出任南阳知县也正好4年，符合“四岁一磨勘”任



陈舜俞撰《都官集》为青苗法上书一文(局部)



陈舜俞撰《庐山记》书影



枫泾古镇景区内纪念陈舜俞的壁雕(均资料照片)



枫泾古镇景区里的陈舜俞塑像

满。

碑文还写着明确日期：潘君与夫人“四月二十三日”合葬。

这样看，陈舜俞似最晚在自己44岁时的熙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之前便已就任山阴。

从南阳去山阴要经过淮河。或许也正在熙宁二年春天从南阳赴任山阴的路上，陈舜俞看到淮河因春旱水小，被合流之水变浊，于是写下了一首很关键的诗，诗中写道：

“中人可移性，鲜克始终淳(淳厚；淳朴)。夙夜念淮水，清心大吾源。”

中人，“可与为善，可与为恶，是谓中人”。

鲜克——“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”，无不有初心，很少得始终。

陈舜俞的意思是：淮河自己弱小了，于是被同流变浊；身处中间地带的人可善可恶，最初淳朴的人往往有始无终。

所以他告诫自己：要夙夜牢记淮水之变，不断清洁内心、壮大本源，才能善始善终。

也就是他写过的那句话——我为法轮，“致远由己”。

这年九月，行青苗法。次年正月，推青苗法。四个月，朝廷下诏批评欧阳修擅停青苗法。

《辞海》对“王安石变法”的解释是：“北宋中叶，积贫积弱局面日益严重……变法使国家财政情况有所好转，军事实力也有所加强”，但同时“由于新法触犯既得利益者权益，且推行太急，官吏又奉行不善，产生不少问题，遭到韩琦、司马光、文彦博等的强烈反对”。

改革不易。其实针对时弊，要富国强兵、励精图治，求太平有为，这一点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、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与王安石、陈舜俞与王安石，乃至苏轼与王安石，基本立场并不对立。

许多年后，苏轼与王安石还相见甚欢。君子坦荡荡。

但熙宁三年五月，应已到任一年多、对民情有所了解的陈舜俞上书：青苗法实际操作不善，可能让百姓“别为一赋”。

要知道，这个五月，正是著名如欧阳修也被下诏批评之时。

写下《苏轼十讲》一书的朱刚先生，专门思量过陈舜俞称青苗法可能“别为一赋”之说，并通过模型演算感到：应该是符合事实的。他谈到，陈舜俞受苏轼等人推崇，主要就因指出青苗法的实质是无端多出一笔赋税，“东坡后来对‘新法’表示过部分接受

的态度，但对青苗法，则始终痛恨。这也跟陈舜俞有关”。

写下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苏轼，当年是一路手拿着老友陈舜俞的遗著《庐山记》，“且行且读”的。

而他真正注意陈舜俞，或许正始于这次上书。

五、苏轼

8. 李公麟

五月上书后，很快在六月，陈舜俞被贬为“监南康军盐酒税”。

军为宋代行政区划名，南康军治地在今庐山市。

这是他一生职场最严重的挫折了。

逆境中，陈舜俞给自己、给这段时光一个交代：专心完成了一件流芳后世的作品。

一方面，他似在庐山写下了“不如归听华亭鹤，喜旧于今忆二龙”，再次怀念上海，向往“二陆”遇风。

同时，他“昼则山行旁抄，夜则发书考订”，只用了短短60天就在友人刘涣的材料基础上，写就五卷详尽严谨、图文兼备的《庐山记》。

数百年后，纪晓岚等在四库提要不吝称赞：“北宋地志，传世者稀。此书考据精核……犹可宝贵。”

光凭这本书，便已可传世。陈舜俞没有自弃。

一封友人的回信也可印证：信中说得知他“至官甚善，不以迁谪介意”，称赞他“当世贤豪”，“公余揭窗，对云而坐……下视尘俗，超然自乐，虽白乐天(即白居易)九江之时，何以过之?”

记者一查才知：这位回信的友人，是北宋著名高僧明教大师。

就像和陈舜俞一起游庐山的人中，其实还可可见一位负责“画为图”的李伯时，是中国画史的顶级画家、大名鼎鼎的李公麟——他字伯时，号龙眠居士，被视为“宋画第一人”。

查史料可知：陈舜俞贬官那年，李公麟考中进士，后正任职“南康尉”。清代孙岳颁《御定佩文斋书画谱》也显示：李公麟为“陈仲(似应为‘令’)举贤良”，画过骑马游山图。

在陈舜俞身边似乎总会出现名留史册的人，这似乎并非偶然。

他到庐山第二年，写下《爱莲说》的人也来了。

9. 周敦颐

56岁逝世的周敦颐，54岁筑室于庐山一小溪上，取老家所居濂溪以名之，亦作濂溪。

陈舜俞的《廉溪》一诗，似描述了拜

访见闻：“岂无城中居，高墙围大屋。爱此原野间，山静溪水绿……客来好风日，浊酒醉篱菊。”

相比这里写的逃离“城中居”、隐居东篱下，此时的陈舜俞，在为上海寺院写的又一篇记中，心境又臻新境：“尘法虽外，其心则我。苟离见闻，则无有佛。”

前八个字，立意与“致远由己”一样。但后八个字，不由得让人惊叹：与船子和尚何其相似。

上一篇“上海两千年人物考”写过，北大朱良志教授谈到：相比张志和的“乐在风波”，船子和尚是“混迹尘寰”，他将一味追求遁迹江湖的隐者视为“痴儿”。“大钓何曾离钓求”，船子的渔禅不是对钓的行为的回避，而是就在贪婪的波涛中放下生命体验的钓线，由此实现超越。陈舜俞文中也写道：“厌诸相而求解脱，未足与语‘道’者也。”

逃避自古非正道。

陈舜俞这篇记写的华亭县天台教院，在今上海市松江区松江一中操场北边。他为上海留下记载：当年这里有高达十六尺的西方弥陀之像，“岿然垂臂，若将援溺”。

同在这个春天，苏轼给刘涣之子写了一句值得注意的诗：“庐山自古不到处，得与幽人仔细穷。”幽人，隐士，指的是陈舜俞吗？

八月，欧阳修卒。九月，郑獬卒。次年六月，周敦颐卒。同年八月，取消制科。

这年48岁的陈舜俞，似乎还曾在鄱阳江头，遇见过阔别30年的通慧大师净秀。对方早年见过他的父亲，陈舜俞流泪写道：“口诵先子诗，别来三十春。我悲不忍听，泫然泪沾巾。”

唯有时光，滚滚向前。

10. 司马光

陈舜俞的时光，还剩最后3年。

第一年，49岁的他似南康军任满(一说“遇赦还乡”)，回到上海白牛村。

这年四月，司马光上书神宗：“臣伏读诏书，喜极以泣。”同月王安石罢官。

同在这个月，陈舜俞为友人与苏轼之别写道：“莫恨明朝又离索，人生何处不匆匆。”

他与苏轼的交往，从此在史料中渐渐密切。

五月，苏轼书陈舜俞所作《施食放生记》，陈舜俞为苏轼写诗。

七夕，苏轼似为陈舜俞写词。

中秋，陈舜俞为苏轼写诗。

九月，两人同游杭州灵鹫兴圣寺，同到湖州贺太守李常得子……

就在此次湖州之行中，他写下了那句：“人生莫作等闲别”。

他在意的，已经不是人生的结果，

而是活出生命的品质。

有趣的是，引他写出这句话的，又是一位中华文化历史名人——北宋大词人“张三影”。

11. 张先

写下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“帘压卷花影”“望轻絮无影”这“三影”的张先，也是湖州人。他们此次湖州之行有场邂逅，颇似白居易在浔阳江头——

友人家中有位侍婢，早年是大将范恪府上歌女，在宴会时见过张先。这次她从窗户认出旧人张先，“感旧泣数行下”，众人也为之“惘然”。

再访时，她在屏风后作歌，吹笛、奏胡琴，“声调无不清妙”，张先靠近聊“范之废兴及所由来”，回身后向大家感叹“此范当年最所爱者”，“于是诸客人人怜之”。

陈舜俞就此写下：“朱门出身转轻，往事消沉无处觅……劝君收泪听我歌，聚散有命可奈何。君不见，陇头水，入海不知几千里。又不见，风中花，吹向千家复万家。人生莫作等闲别，事去老大空咨嗟(叹息)。”

他确实勘破了——勘破了人生无常的一面，勘破了时光、往事、聚散、万家。那田埂间的水想最终入海，不知要走几千里。那风中的花被命运掌控，一如人间千万家。最消沉的是已无从找寻，往事再痛苦悲伤，在时光面前都将烟消云散。最现实的是出门“身转轻”，曾经再灯红酒绿，在势力面前都会不值一提。

如果看过陈舜俞一生，这又何尝不是写他自己？

然而，难能可贵的，是他笔锋一转——最后两句迴异寻常笔墨：即便如此，也要不负此生；终究要别，但“莫等闲”。

看清了生活的真相，依然热爱。

永远持正，永远进取。

这是陈舜俞的人生华章，也正与苏轼从骨子里相契。

这恐怕才是苏轼会为陈舜俞写下“最哀”祭文的核心原因。

此行他们似还探望了陈舜俞老师胡瑗的夫人，“巷人来观相叹喜，门外墙头闻唧唧”。陈舜俞的《雪溪》一诗似也作于此时：“少游溪上学……临流重惭愧。”雪溪在湖州。

他们最后把苏轼一直送到了上海，并立即践行“人生莫作等闲别”，举办了一次上海版兰亭雅集。

12. 李行中

他们先是在今苏州同里古镇一带，“夜半月出，置酒垂虹亭”，苏轼“席上和陈令举”。

又在地处今上海的青龙江，在李行中的醉醒亭，大家为赴任密州的苏轼，进行了史料中最后一场送别。

这次雅集，堪称上海版“兰亭”。

《云间志》收录的醉醒亭诗作，作者有苏轼、秦观、苏辙、陈舜俞、张先、僧道潜等17人。虽然似多为后来寄诗，但這些美妙的文字，写给了上海，写给了史册，写给了奔流的江水与真情。

陈舜俞似还送苏轼到苏州。

当时的两人不会知道，这竟便是此生最后一面。

从此一别江湖去，再见惟有追忆中。“人生何处不匆匆。”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面，惟有珍惜当下，莫作等闲之别。

13. 明教大师

最后要作别的，是人生。

临终前一年，50岁陈舜俞为明教大师契嵩的一生写记。

契嵩最出名的，是面对天下排佛尊孔，“抱其书以游京师”，阐明“儒释之道一贯”，得到了宋仁宗的认可。

他被视为中华文化“儒佛融合”关键人物，又“非修洁行谊之士”不交。而陈舜俞，是他嘱托后事的至交——“尝与其交居士陈舜俞，极谈死生之际，而已属(嘱)其后事”。

似在最后岁月，陈舜俞写下一篇长长的赋，回顾了自己的一生。

他感慨“有司五上吾名”，最终“仅免为白徒(白丁)”，又说到父母妻子儿女。最后他写道：“语诸百恨寂默兮，秋草之墟。”但这不是他最后模样。

14. 秦观

有材料称：年过半百的陈舜俞在西湖做东，秦观赠诗，写了四字——“主人謁謁”。

这便是陈舜俞留给历史的最后模样。

六、陆游

苏轼写“明月几时有”那个中秋，陈舜俞可能还在世。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后，苏轼致信友人：“令举逝去，令人不复复有意于兹世。”

陈舜俞逝后第三年，苏轼赴任湖州路过苏州，写下“旧交新贵音书绝”——孔凡礼先生在《三苏年谱》称：此句应予以较多注意，苏轼已感到处境之孤立。

随后苏轼与友聚垂虹亭，四月到任湖州，六月致信友人：“到郡不见令举，此恨何极！”并说已祭陈舜俞，文刻石，见其子。

也就是说，苏轼是在深感处境之孤立、重过当年垂虹亭的心情下，写下祭陈舜俞的“最哀”祭文的。

七月，乌台诗案发。

陈舜俞逝后第118年，陆游写下：“东坡前日集祭文凡四十首，惟祭贤良陈公，辞指最哀，读之使人感叹流涕。”

南宋文学家楼钥写陈舜俞：“为人抱负，素已不群。本之忠义，充以学问。以安定胡先生为师，所友自东坡先生而降，皆天下士。”

元代史学家黄潜写陈舜俞：“直道自信，无所回挠。”

明代1510年立“表贤祠”纪念陈舜俞：“(先生)去今五百余年，而乡犹以奉贤名，塘犹以白牛名，泾犹以清风名。”

“乡城有三贤祠，以先生配享于宣公也。吴兴有六客堂，以先生友善于苏轼也。其人望之重，可想见矣！”

“千载而下，孰能磨灭？”

如今，又五百余年过去了——2026年是陈舜俞诞辰1000年。这是他与苏轼的千年，也是上海人文的千年。

今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古镇景区中心一座石桥上，刻着程十发的三个字：清风桥。

千载而下，犹未磨灭。

七、枫泾

作为本文一处处小标题的一位位人物，都是陈舜俞的“朋友圈”。这么多中华历史名人，因为同一个人，关联着上海、金山、枫泾。

这个古镇，这片土地，这座城市，也一直在以一个地名纪念这位千年前贤：两袖清风，为官爱民，持正进取……

今天的人们，会在枫泾古镇景区的陈舜俞石像前，开始一场“行走的微党课”：“枫泾原名清风泾，说的就是两袖清风……”

想知道苏轼那篇祭文究竟写了什么？就在石像背面。